

佛教在泛華裔族群之民族意識及民族認同形成中歷史作用

(三)



作者:關學君(英文名:GarryGuan),美國德照科技公司(Tetra Tech, Inc.)田野考古研究員;美國匹茲堡大學藝術與建築史系藝術與建築史客座研究員
2021年12月10日,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雷丁市

(接上期)固始汗尊奉四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贊



為師,並於1645年贈予其“班禪博克多”的尊號。“博克多”為蒙語“睿智英武”之意,即為第一位生前稱班禪者。格魯派確認為桑索南嘉措為第四世班禪,追認宗喀巴的門徒克主杰為第一世班禪,索南卻朗為二世班禪,羅桑丹珠為三世班禪。而固始汗本人則在清順治十年(1653年)被大清順治皇帝封為遵行文義敏慧固始汗。成了事實上的“藏王”。然而,固始汗並沒有對西藏直接軍事統治,也沒有控制統治區域內衛藏地區的經濟賦稅,而將其交給了五世達賴,使得五世達賴確立了在衛藏內的政教合一的領袖地位。(31)

其後,固始汗之孫拉藏汗于1701年繼位,被大清康熙皇帝冊封為翊法恭順汗。拉藏汗于1703年抵達拉薩,1705年殺死在五世達賴圓寂之後,長達十五年秘不發喪,而在西藏專權的第八世嘉嘉措,並廢黜由他所擁立的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重新選定阿旺伊西嘉措為六世達賴喇嘛,並得到康熙皇帝的冊封。儘管如此,藏區人民普遍仍認定倉央嘉措為正統的六世達賴喇嘛。1721年,清廷正式追復倉央嘉措六世達賴喇嘛的身份。這便是西藏歷史上有名的真假六世達賴喇嘛之爭。生活在專權的第八世嘉嘉措的陰影之下,毫無實權的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是歷代達賴喇嘛中最富傳奇色彩的人物。他是對政治和權力並無很大興趣的年輕人。儘管有著宗教戒律的條條束縛,他卻是個叛逆,熱衷於尋情說愛。作為達賴喇嘛他或許談不上有什麼建樹,但卻因為所留下的膾炙人口的情歌,而在藏族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深受藏族人民的愛戴的著名詩人。除了不夠他是由第八世嘉嘉措所擁立之外,他的不夠檢點、放蕩不羈的行為也自然成了拉藏汗多次請求康熙皇帝將其廢黜的口實之一。拉藏汗在康熙皇帝的要求,將其送往北京。在途中,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于青海湖附近失踪。其實,倉央嘉措是信奉藏傳佛教寧瑪派的門巴族家庭。寧瑪派並無格魯派那樣的嚴格戒律。而倉央嘉措在十五歲之前就已經和很多女性談情說愛,並同床共寢過了。而他與拉藏汗之間的糾葛,甚至其最終下落,官方與民間有諸多不同說法,至今是未解之謎。而拉藏汗本人,則被準格爾蒙古的策妄阿拉布坦派兵攻入拉薩而殺,致使和碩特汗國滅亡。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倉央嘉措是門巴族,而在藏人眼中,他是不折不扣的藏族人。這是因為藏族人其實也是一個族群概念,自松贊干布統一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各部時,建立的吐蕃王國便也是由多民族成分融合成的一個族群共同體。甚至如今的土族、裕固族、門巴族、羌族、普米族和納西族也都可以不同程度上被看做是藏族這一族群共同體的成員。當然,這最終主要還是要取決於這些民族自己的認同。(32)

六、藏傳佛教與清初滿、蒙、藏族的歷史關係及其對民族團結與維護國家統一的歷史貢獻

在中華民族的意識與認同形成過程中,談起蒙藏兩個民族之間的密切關係時,我們也不容忽視蒙古族與維吾爾族以及其他信奉伊斯蘭教的新疆少數民族的歷史互動關係。眾所周知,在“五族共和”說法中的漢、滿、蒙、回、藏,其中的回,並非單指中國的回族這一少數民族,而是主要指維吾爾族的所有信奉伊斯蘭教的西北地區少數民族。蒙古族與維吾爾族的互動與密切關係也是由來已久。史載韋韃的蒙古部發迹於斡難河時沒有自己的文字。公元1204年成吉思汗征討乃蠻,乃蠻掌印官畏兀兒人塔塔統阿雖然已經被俘,

但仍然堅守着國家的印信。成吉思汗嘉許其對於自己國家的忠誠,遂命其掌管蒙古的文書印信。並命其教授太子、以畏兀字(回鶻字母)來書寫蒙古語。(33)1269年,忽必烈命國師八思巴另制八思巴文來作為元朝的官方文字。雖然多次詔令,而當時的蒙古人仍然喜歡使用回鶻式的蒙文字母。16世紀蒙古普遍開始信奉佛教,廣譯遍傳佛經,蒙古文字因而得到普及和定型。1587年,喀喇沁翻譯者阿尤希固什為了便於轉譯藏、梵語音,修改舊有字母,

創制了阿禮嘎禮字母。該字母系統可以表達所有的藏、梵語語音,且可以表達諸蒙古語所無之輔音群。而此時的蒙古書面文字被學界稱為古典蒙古文。此後,17世紀末至18世紀,古典蒙古文得到充分發展。清代亦取鑒于蒙文字體,創造滿文以書寫滿語。(34)

從上述史實的考察,清晰可見藏傳佛教在連接蒙古族與藏族的過程中的極為重要的歷史作用。甚至畏兀兒文字,對蒙古文和滿文在記錄蒙古語和滿語,滿足翻譯佛經的需求也起到過不可低估的作用。

藏傳佛教在構建中華文明格局中曾發揮過重要的文化紐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其催生與催化劑,又是粘結多個成員民族的粘結劑。

創建大清帝國的滿族統治者早在入關之前,就已經高度意識到謹慎與正確處理民族關係對於維護與鞏固其政權,建立多民族構成的大一統國家的至關重要。經過努爾哈赤時期在關外對漢族的強行同化政策加劇民族矛盾,激起強烈反抗的教訓,皇太極則很快實行允許蒙古族與漢族入旗,從而建立蒙軍八旗與漢軍八旗。各民族的八旗得到基本上平等的對待。于此同時,滿族統治者利用與蒙古族上層長期的聯姻關係,繼而在利用蒙古族與藏族之間因共同信奉藏傳佛教的密切關係,同時得以有效地拉攏這兩個民族的上層,為未來帝國建立後維護和鞏固邊疆打下堅實的基礎。“清朝入關以前同樣通過聯姻等方式大量與蒙古各部結盟來壯大其力量,並藉助蒙古的力量入關,建立清朝。但在清朝前期,因蒙古勢力強盛且信奉格魯派,清朝統治者遂採取了“興黃教所以安眾蒙古”的政策,不但促成了五世達賴喇嘛、六世班禪進京朝覲,也促成仿扎什倫布寺的須彌福壽之廟等大批藏傳佛教寺廟在承德避暑山莊和北京的興建。因清朝在政治和宗教上對藏傳佛教格魯派採取特殊尊崇政策,也導致清朝統治者與藏傳佛教格魯派上層之間建立起密切聯繫。這樣,從明末至清前期,滿、蒙、藏之間遂形成特殊的聯盟關係。從很大程度上說,清朝正是通過這一聯盟逐漸取代了蒙古對藏地的控制權,將西藏牢牢納入其治下;也通過這一聯盟逐漸收服蒙古各部,鞏固了其對整個北方地域的統治。所以,明末清初以來形成的滿、蒙、藏聯盟,對構建中華文明整體格局發揮了重要作用。連接滿、蒙、藏聯盟的紐帶正是藏傳佛教。”(35)

早在大清帝國建國初期,打造包括多民族文化且有共同意識與認同的大一統中



華民族的概念便已萌生。為其後來的成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時,所謂“五族共和”中的三個主要民族:滿族、蒙古族和藏族,加上前面提到的維吾爾族(回鶻),更是其中四個民族的密切關係就已經開始確立。

七、結語

交通、互聯網、全球性的移民浪潮對諸多曾經是單一民族國家人口構成的衝擊,當今後現代人類社會的發展,原有的國家民族概念以無法適用於現有的超越國家、地域、血緣關係、語言、文化傳統、膚色、種族、宗教、生活習俗等許多所謂定義“民族”所需的基本要素的現實。全新的一個完全以共同意識與認同的族群概念(亦即“人類利益共同體”)已經形成,對於個體,自我認定的歸屬意識與認同,對於整體,共享的所屬人類群體認同和歸屬感。針對全球範圍內千差萬別的客觀環境下,但卻明確有着對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的認同感的所有人,筆者引進了“泛華裔族群”(簡稱“華族”)這一概念,並明確肯定其源頭無疑是現在中華大地上的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華民族”。故而,追溯和考察“中華民族”的萌生與形成,也同時是認識和瞭解“泛華裔族群”的來龍去脈。筆者得益於兩次參加“佛教傳播之路學術考察”,加之參閱大量文獻,以及學界的研究成果,在此試圖闡述佛教(包括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上部座佛教,既小乘佛教)在泛華裔族群,暨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與民族認同的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歷史作用,並梳理和展示漢、滿、蒙、回(維)、藏及其他民族積極參與民族間互動,融合進而為中華民族鑄就過程做出過的重要貢獻。

後記:本文寫作過程中,筆者曾得到諸位學者好友的熱心啟發與指導,並得到他們對初稿的審校和修改。其中包括中央民族大學張海洋教授、內蒙古師範大學納日碧力戈教授、北京大學牛大勇教授以及北京語言大學徐寶峰教授。此外,在本文寫作中也大量參考了《維基百科》、《百度百科》、以及《知乎》等等公共平台以及互聯網上眾多未署名作者的研究成果,筆者不敢貪天之功,在此一併謝過。

- (1) Wilkerson, Isabel (January 31, 1989). "African-American" Favored By Many of America's Blacks". The New York Times. ISSN:0362-4331. Retrieved December 28, 2020.
- (2) U. 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 DIRECTIVE NO. 15: Race and Ethnic Standards for Federal Statistics, and Administrative Reporting. (as adopted on May 12, 1977)
- (3) Brain Flanigan. Cropped Slaying Ends Couple's Dream. 《底特律自由報》152 (58) (甘尼特). 1982-07-01: 1 [2020-10-12].
- (4) Yip, Alethea. "Remembering Vincent Chin". Asian Week.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March 18, 2007. Retrieved March 14, 2007.
- (5) 原文見《思雨新聞網》:http://smilefish2005.blogchina.com/4899222.html.
- (6) Wilkinson, Endymion. (2018), Chinese History, A New Manual (Fifth Edition (Digital), Revised & Enlarged).
- (7) Zhao, Gang (1964+). 2006. Reinventing Chi-

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32.1:3-30. 趙剛 2006年《重造中國:清帝國意識形態與20世紀初近代中國民族認同的崛起》一文追溯了清朝官方對“中國”一詞的使用,批駁將中國等同於“漢”的歷史解釋。

- (8) Yang Jianxin 楊建新. 2006. 《“中國”一詞和中國疆域形成再探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6.2: 1 - 8.
- (9) 王樹暉. 《秦漢至清朝的歷代中央王朝治邊政策梳理及基本特點概括》,http://www.xjass.com 2012年12月27日13:15:22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 (10) 見《禮記:曲禮下》
- (11) 陳育寧. 2006.《民族史學概論(增訂本)》,寧夏人民出版社。
- (12) 馬玉華.《治邊政策:從清代到民國的梳理》,《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
- (13) 見《高宗實錄》卷477,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下。
- (14) 同(12)。
- (15) 本章在撰寫時大量參照了署名為明月滄海 V 在 Bilibili.com 網站上發表的一篇博文《佛教簡史 | 印度佛教史及中國佛教史合講》,在此予以致謝。作者:明月滄海 v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9310328 出處:bilibili
- (16) 滿族簡史編寫組 2009,第40-41頁。
- (17) 《滿族頌金節的由來》《承德民族師專學報》1995年03期。
- (18) 福格(清).《聽雨叢談》。
- (19) 何溥澄.《滿族薩滿教的幾個問題》。原載《中國民俗學網》發佈日期:2009-08-12。
- (20) Michael Buckley. Tibet. Bradt Travel Guides. 2012: 145. ISBN 978-1-84162-382-5.
- (21) Tsug lagkhang. Lonely Planet.



- [2018-09-25]. (原始內容存檔于2018-09-25)。
- (22) [美]貝克威著,關學君譯《西藏與歐亞早期中世紀繁榮——吐蕃王朝經濟史初探》,《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04期。
- (23) 《吐蕃史稿》172-173頁。
- (24) 據《漢藏文書》載,朗達瑪于39歲時即位,其並非一貫反佛,執政的前兩年依然推行佛教,後來在韋·甲多熱等人的影響下開始反對佛教。《賢者喜宴》288頁,腳注18)
- (25) 石碩. 從《拔協》的記載看藏傳佛教後弘期上、下兩路弘傳的不同特點及歷史作用.《西藏研究》.2008年,(第二期) [2020-08-01]. (原始內容存檔于2020-10-20) - 通過中國西藏網。
- (26) 《元史·列傳第89:釋老》:「歲癸醜,年十有五」
- (27) 吐蕃文化. [2008-03-18]. (原始內容存檔于2008-03-20)。
- (28) 羅當培《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ISBN 7-5004-4275-0.
- (29) 參見《明史·列傳第二百五·外國八韃靼》
- (30) [美]威利著,關學君以《藏文 Bla-ma 的詞源》,《語言學研究文集》1:385-389. 1984.
- (31) [意]伯戴克著,周秋有譯《十八世紀前期的中原與西藏關係》(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 (32) 同上。
- (33) 《元史》列傳第十一:《塔塔統阿傳》。
- (34) 莊吉發雍正朝滿漢合璧奏摺校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初版。
- (35) 石碩、王鑫源.《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認識藏傳佛教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歷史與現實基礎》載于青海省社會科學院網站 :http://www.qhass.org/html/cms/guandian/11761.html. 時間:2021-07-12。